



薛凯琪 金池 A-Lin 黄丽玲
倾力推荐……

【新加坡】小寒◎著

回不去的候车站

人与人的相处，无论是在车厢内，
或候车站里，都只是短暂的。
没有人会从开始，
陪你到最后，
错过了，
就像在：回不去的候车站：一样，
只剩下遗憾。

献给，等不及长大的小孩

还有，来不及天真的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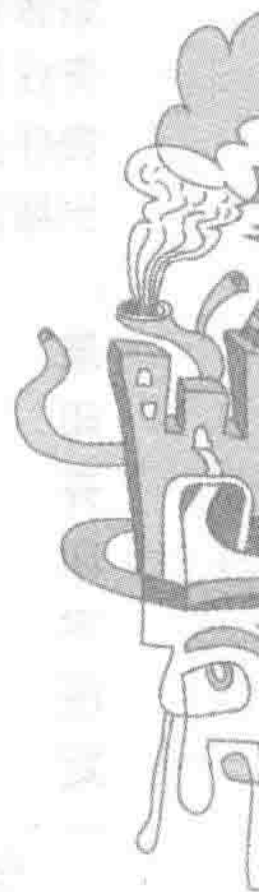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n>

回不去的候车站



【新加坡】小寒◎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不去的候车站/(新加坡)小寒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680-1263-8

I. ①回… II. ①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新加坡-现代 IV. ①I33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8537 号



国家艺术理事会
新加坡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5-306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仅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回不去的候车站

Hui Bu Qu De Houchezhan

[新加坡] 小寒 著

策划编辑: 白雪

责任编辑: 董晗

装帧设计: 观岚文化·伊宁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3

录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

字数: 127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28 《踮起脚尖爱》歌词	44 《鱼鳃》歌词
当梦	房间旅行社
1	29
永远的小孩 183	45 回不去的候车站
216 《健忘》歌词	68 《边爱边学》歌词
不得已的英雄 161	69 PS我爱你
182 《十万毫升泪水》歌词	82 《快乐快了》歌词
透明皮肤 141	83 影子的悬丝人偶
160 《贪图》歌词	94 《孤独患者》歌词
121	95
灵魂半侣	魔镜 魔镜
140 《复制人》歌词	120 《我》歌词

当梦





→ 爸爸哪去了

“白底深蓝色线条的……红色小方格的……红色线条的……米黄色……浅绿色……”我数着塑胶洗衣篮里的爸爸的长袖衬衫。五件。“咦，怎么还差一件？”我踮起脚，弯下腰，把头钻进洗衣机里望了望，“啊！找到了，你这件深灰色的衬衫！”我开心地用中指和食指将贴在洗衣机滚筒底端的灰色衣物“钩”出来，再将一件件湿答答的衣服用力一甩，搭在洗衣篮的边缘。

“爸爸怎么这个星期又穿同样的这几件衬衫？”我边晾衣服边思量着。

但我有所不知的是，爸爸，其实就只有这六件衬衫，只是我一直都没发现。从上个星期开始，整个家的家务就由我来承担。

妈妈去世之后的头几个月，家里的大小事都由爸爸和姐姐打理。如今姐姐到外国读书去了，当然就由我这个妹妹一手包办啦。

别看我年纪小（也没有很小啦，再过四天我就满十五岁了），个子也小，其实我挺能干的。不是我自夸，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个年代能洗衣服、熨衣服、肯弄脏双手整理家的青少年少得可怜。我猜，要是我妈妈在世的话，或许我也像他们一样，每天放学回家只需将二郎腿一翘，等开饭就行了。



然而我们家没有这种福气，爸爸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仓库管理员，是轮班制的，有时候无法及时回家做饭。我也不是抱怨，只是看到同学们下课后可以到购物中心闲逛，而自己必须赶回家给爸爸和自己做晚餐时，难免有一丁点失落。还好我对烹饪有一点点兴趣，手并不是特别巧的我，却烧得一手还不错的菜。

要感谢妈妈临终前还惦记着我们父女三个挑食的坏毛病，在病床上挣扎着抄完食谱，让我们在她不在的时候还可以尝到她做的食物的味道。我很想念妈妈，所以每一次烧菜时都很仔细很仔细地按着食谱上的步骤，想重新制造妈妈的风味。这一点我自认比姐姐在行，因为有爸爸作证。他总会夸我的手艺不比妈妈的差，得到了她的真传。这几个月以来，无论我煮什么，爸爸都很赏脸地吃得一点也不剩，然后怪我把他养胖了。

我看看时钟，下午五点钟，应该摇醒爸爸了。可当我听着他房间内传出来的鼻鼾声时，脚步就在他门口停下，又折返回厨房。

“昨晚值夜班，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今天是他的休息日，难得有机会好好睡一觉，还真有点舍不得叫他起床。

食材先准备好，等冰冻的食物先融化，他一起身，就可以马上烧饭。我对自己的计划很满意，开始哼起歌来。我打开妈妈的笔记，开始盘算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类和蔬菜。



“呀，不对！今天要做红烧肉，油烟味会很重，得赶紧把洗好的衬衫挪到客厅去！”我猛然想起，转身就把三根长长的竹竿扛在肩上，湿衣服还挺重的，压得我走起路来有些摇晃。我看着自己滑稽的影子，笑了。

可是下一秒我就笑不出来了。离我视线最近的那件灰色的上衣开始干了。衣领已经磨破了，一条条米色的纤维竖起来了，令我一阵心疼。“都破了，爸爸怎么不买新的？”但答案我不问也知道，他从不舍得花钱给自己买任何东西。刹那间，我想起了自己满衣柜的衣服，鼻子酸酸的，好惭愧。

“童童啊，我出去一下。”

身穿有领T恤的爸爸突然出现在客厅门口。“你要去哪里？”我好奇地问。“放心，我会回来吃你的拿手菜的。”真是未卜先知，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余音未落，他就已经穿好皮鞋，走到门外。

“爸爸穿得那么整齐，应该不只是去楼下买东西吧？”我心想。“约会？时间太短，不可能。对了，买礼物给我！他过几天要上班，没时间购物，所以一定是！”我奔回厨房翻了翻食谱。“狮子头准备时间：三十分钟”，妈妈的笔迹写道。“来得及！我只是跟踪爸爸去偷看一下他买什么就赶回来，神不知鬼不觉！搞不好是我梦寐以求的mp3播放器和粉红色耳机！”我暗自窃喜。



119, 120! 刚好两分钟。我鬼鬼祟祟地跟在爸爸身后, 距离他两分钟的路程。我很少走在爸爸背后, 这回从远处望去, 只见原本就有点驼背的爸爸更驼了, 他正低着头, 好像在盘算着什么。“不会是礼物太贵, 爸爸在计算这个月有没有超支吧? 如果因为我, 害在国外念书的姐姐付不起生活费就不好了。”这下子我更惭愧了, 有股冲动想奔上前去阻止爸爸。可他一到转弯处, 居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跟着来到街角转弯处, 傍晚五点钟的街道异常安静, 偶尔传来暖暖晚风与树叶擦身而过时发出的沙沙声响。爸爸呢? 应该不会在这排店里吧。这些商店没有一家售卖任何一种能够做我生日礼物的东西呀!

这里有摩洛哥人开的理发店……我捂住鼻子……玫瑰水的味道好浓……水果摊……哇! 好多香蕉……呃, 也好多果蝇……一家专卖藤编摇椅的家具店……一家当铺……DVD 出租的商店……摩托单车修理厂……然后……没有了。

我很少到这里来。此刻黄昏的光线很刺眼, 令我不得不眯起双眼, 才能往这排商店的尽头看去。在 DVD 出租商店之后是一片即将被开发成私人共管公寓的空地。空地上不见爸爸的踪影, 他一定在其中一间商店中, 我开始推测他的“藏身之处”。

他最有可能是……理发? 爸爸头发是长了, 应该剪了,



可是他是深知我最惧怕玫瑰水的香味的，要剪也不会光顾这家美发店。租影碟，好让我们一边吃晚餐一边看电视？不错，我赞成！可是租个带子犯不着穿皮鞋啊？买水果帮助消化也不需要呀，修理厂……我们家又没有摩托单车……

该不会是当铺吧？我走到当铺门口，与大门口墙上以鲜红色马赛克组成的“当”字相比，店里一片阴森森，冷冷清清的。“不，绝对不可能的，哼，怎么可能！”我嗤之以鼻。爸爸说什么都在堂堂科技公司上班，我们家才不会沦落到需要拿家里的什么首饰来当……

这时恰巧夕阳西下，将天空染成橘红色，哇，好——漂——亮。我看傻了眼。是因为我忘了黄昏原来可以这么美，还是角度的问题？这块空地没有高楼阻挡，快下班的太阳可以拥有更大的一块天空，大肆地作画。刹那间，我感觉有东西在我双颊蠕动着，还以为是苍蝇，慌乱地用右手将“昆虫”扫掉。定神一看，手指上并无小虫的残骸，只有闪闪发光的水迹。

我最后一次看见夕阳，应该是推着轮椅带妈妈到公园散心的时候。那天风有点大，我替身躯瘦弱的妈妈裹了好几层的围巾和棉被，怕她着凉。妈妈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就在回家途中妈妈突然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指了指天空的云彩，对我微微笑。我只记得当时的我用双眼死盯着那珍贵的笑容，那天晚霞什么颜色，我才不稀罕。



之后的每天这个时间我要不是在做饭，就是在家温习功课。究竟是景色太美，还是思念作祟，双脚像扎了根似的，我屏住了呼吸，在当铺门口停下步伐，一动也不动。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四周一片死寂。

→ 我的爸爸原来是个篮球健将

“童童！你在这里做什么？”

忽然，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背着光站着，遮住了面朝着夕阳的我，一度用黑暗将我笼罩住。我的双耳一时没适应过来，因此那声“童童”简直是震耳欲聋，把我吓得蹦了起来。等一等，我认得那声音！“爸爸！”我开心地往他身上一扑，双手原本想搂住他的脖子，却因为身高差距太大，只抱住他的肩膀，整个人摇摇欲坠，他被我突如其来的拥抱逗笑了。

“好了，好了。”他拍了拍我的背，好像是想提醒我已是个大姑娘了，这么做非常不合适。我马上从他身上滑下来，狼狈地整理好身上的T恤，尴尬地问：“你从哪个方向走来的，怎么找不到你？”爸爸沉默了许久，笑答：“想……买水果，但他们卖的东西品质太差了。所以没买成。”“对咯，我看到，好多果蝇飞来飞去，恶心死了。”我搭着腔，斜眼瞄见他的右手正将原本捏着的黄色小纸张，揉成了一个纸球藏到手掌心去。

我也没问，不想破坏气氛，因为好久没这样了，我们父女



俩一起散步。可是怎么感觉一点也不好，怪怪的。悬在空中的寂静令人难受，于是我主动打开话匣子，跟他一一回述了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他每隔几句话就点点头，然后问：“是吗？”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在听我说话，也觉得有点愚蠢，但我体恤爸爸工作很累，有很多我们小孩子不了解的烦恼，所以也就不拆穿他的心不在焉。

一开门，爸爸就借故说要换衣服，在房里待了好久好久。他有心事，我也不追问。“或许是想买礼物但带的钱不够，没有面子吧。”我对自己说。虽然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但我也只能满足于这个想法，因为我无法让我自己再往更不好的念头里钻。

“饿死了！可以吃饭了吗？”

我背后传来爸爸洪亮的声音，我了解他在故作开朗。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把两颊的肌肉往上推了推，挤出个笑容，回过头说：“快好了，爸，你擦桌子吧！”顺手将一块湿布扔向他。“接住！”爸爸用很优雅的手势，在空中接过布，用右手食指转着那块布，再从背后传给左手，叫道：“换手运球！假动作！进攻！”“灌篮成功！”爸爸跃身一跳，那块布被扔到了吊灯上面。

我故意给他翻了一个白眼。“对不起，呵呵，布脏了。”他爬上椅子，把沾满灰尘的湿布取了下来递给我。我虽然觉得有



点心烦，但难得平时愁眉不展的爸爸愿意露出孩子气的一面，我也不免沾染到一点欢乐，跟着笑了起来。

“童童你知道吗，爸爸在高中的时候，可是个神射手，差一点就梦想成真，受邀加入职业篮球……”话还没说完，他突然用右手把嘴给捂住。“受邀加入职业篮球队？真的吗爸爸？怎么没听你说说过？”我放下刚拧干的布，眼睛睁得大大的。“你，你别听爸爸胡扯，你知道的，我一兴奋起来就会乱说话。”爸爸涨红了脸。

“可是你有篮球员的身高和身手，不打篮球太浪费了。”

我认真地看着爸爸。“我们不说这个了，来，开饭开饭。”他低着头抹着桌面，小小的桌面被他用力擦了一圈又一圈。“喜欢打球就应该去打呀，爸爸……”我还想问下去。“童童，别再问了。”爸爸沉下脸，用严肃的语调劝说着。我不甘心继续唠叨着：“你不是说人要是有了梦想就要尽力去实现的吗？”“够了！”我平时熟悉的温和的父亲突然挺直了身体，用凶神恶煞的表情命令我。

我受了伤害，野蛮地吼了回去：“你是个骗子！叫人家要实现梦想，自己又办不到！骗子！”我将手中的汤勺扔进冒着泡泡的番茄酱中，溅得满炉子如喷上鲜血般斑驳的红点点，气冲冲地跑进房间。

“砰”的一声使劲地把房门关上，我趴在床上大哭特哭。



我长那么大，爸爸从来都没骂过我，这次为了这么无聊的事凶我，究竟是干吗呀。

哭着哭着，大概是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 揭秘

醒来时窗外天空都已经转黑了，我坐在床沿，竖起耳朵想窃听房外的动静，可是许久都没有传来任何声响。“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我开始担心了。于是我轻轻地转开门把，把头探出去。走廊没人，便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只见爸爸坐在没有开灯的厨房，背影被屋外照进来的街灯灯光照得好长好长。

爸爸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还未开口说话，眼泪就如打开了水龙头般淌流了出来。“爸，对不起。刚才我不该……”爸爸抬起头，屋里太暗了，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可是我能从他浓浓的鼻音中，听出他刚刚哭过。

“不，是爸爸不对，心情不好也不该发在你身上。”他没有拥抱我，只是伸出手搭在我左肩上，轻轻地晃了晃我的肩膀。我把我的脸颊别过去靠在他的手背上，好温暖。

他就这么坐着，我就这么站着，又不知过了多久，就在这纠结的气氛当中，我不争气的肚子居然很不识趣地发出了“咕噜”一声。声响之大，令我们两人都笑出来。“吃饭吧。”爸爸伸出手，打开了电灯。我一看，厨房都收拾干净了，惭愧地低



下了头。

“我来把晚餐弄热。”爸爸摸了摸我的头，建议道。

我刚才做的九个肉丸，在外头吹了几个钟头冷风，已经变得很硬。但饥肠辘辘的两人还是觉得美味无比，在几分钟内一人连续吃了四个。“还有一个，看谁的筷子快！”爸爸对我下了战书。

肉丸在大大的盘中滚来滚去，我们用筷子抢着“球”，我边抢，边不知为何念叨着：“剩下一个肉丸，正好拿来投篮！”还押韵耶！“肉丸、投篮……”

我顿时知道我又说错话了，赶忙道歉：“爸，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慢慢地做了一个深呼吸，眼珠子慢慢移动，胆怯地望了望爸爸，好担心他又爆发。

可是他没有，只是和蔼地笑了笑。他将碗筷轻轻放下，站了起来，做出手势示意要我跟着。我一脸狐疑，却照办了。爸爸拉着我来到我们家小小的、凌乱不堪的书房里。

“你长大了，爸爸想，有些事情应该告诉你了。”

身高一米九的爸爸，伸出他长长的手臂，从书架的顶端取下一个大概二十公分长的方铁盒子。“打开来看看。”爸爸语气温和地指示。“里面是什么？”我必须先问。爸爸自我小时候就爱捉弄我。有好几次他说送我礼物，我一打开盒子，里头要不是蜘蛛，就是一条玩具蛇。所以这回我学聪明了。



“不是吓你的东西，放心。”他眼神温柔地微笑着。

看他一脸正经，我开始尝试打开这有点重的铁盒，生锈的味道也搞得我满手、满鼻腔都是。我用中指掰不开，爸爸用他的大拇指帮了我一把。小盒盖打开了，溢了一地的是一张又一张写着密密麻麻黑墨毛笔字，还有一些红色印章的米黄色小纸张。每一张纸上，中间都有一个大大的“押”、“按”或“当”字。

“这是什么？”我问。

虽然我心里早已有数，置放在我大腿上的盒子里，除了一些我们小时候的照片，上面的都是当票。我曾经在祖父的遗物中见过。天啊，他抵押了什么？不会是惹上什么祸了？学人家豪赌？养小老婆？纵使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心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依然希望得到一个答案。我严厉地盯着自己一向都很尊重的父亲，再喊了一声：“爸爸？”示意要他给我一个合理的回答。

爸爸弯下身，对着思绪混乱不已的我说道：“在我把话说明白之前，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告诉你姐姐。”“为什么？”我好奇地问。“因为我和你妈妈都希望她把大学念完。”爸爸回答。“好，没问题。”我点头答应。他才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从我手里接过盒子，再从地上捡起一张张薄薄的当票，告诉我让我真正地领悟到这个世上没有人可能比父母更伟大的故事。



“你赌博？”“养小老婆？”“投资失败？”……我开始一连串的轰炸。

“你跟你妈真像。”爸爸不顾我的焦虑，调侃着。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他从他口袋里掏出今天的当票。“你知道这是什么，对不对？”爸爸慢条斯理地说着话。急死我了，当亲生女儿误解你的时候，你怎么还可以这么神情自若呀！

“你知道一个人去当铺，可以当什么吗？”他问。“你是不是把妈妈的珠宝全拿去当了？钱呢？”我凶巴巴地反问。“没有，妈妈心爱的手镯、项链都还在，放心。”他回道。“对啊，妈妈就只留下这些东西给我们留念了。”我鼻子一酸，哭了。

“当然不是。那些都是留给你和你姐的。”他说。

“除了珠宝首饰，还能当什么？”爸爸考我。“名贵的贴身物品，比如手表、钢笔、电脑、衣服。”我天真地回答着。“最值钱的是什么？”爸爸还在问。烦不烦呀？“房契？”我说。他摇摇头。

“梦想。”

“梦想？”我睁大双眼。

“梦想。”

“你还小，不知道世界上除了钞票，还有另外一种货币，叫做‘梦想’。梦想比任何一样东西，比钻石、黄金都还值